

中篇小说

好大一对羊

徘徊望云湖

接吻长安街

好大一棵桂花树

飞来的村庄

冰冷的链条

北方、北方

土里的鱼

夏天敏作品精选

# 骆驼草

华夏出版社



夏天敏作品精选

骆驼草

骆驼草丛书



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栖息着祖先也将  
栖息自己的灵魂，用含着泪水的辛辣的笔触去剖析这块土  
地，因为爱不得不冷峻，因为爱字里行间溢满无限深情，  
也许深刻的剖析不像牧歌一般动听，但那恰恰是自己含着  
泪水的深情的歌吟。

骆驼草，属落叶灌木。身躯矮小，但根系发达，扎根极深，不怕风沙，不怕干旱，即使一季不下雨也不会枯死。在恶劣的环境中，骆驼草与大自然抗争，顽强地生长，以它不屈的意志滞止了风沙的流动。这不正是我们这些病残作家自强不息的真实写照吗？

ISBN 978-7-5080-5489-6



9 787508 054896 >

定价：25.00元

骆驼草

夏天敏作品精选

丛书主编◎王涛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天敏作品精选/夏天敏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0

(骆驼草丛书/王涛主编)

ISBN 978-7-5080-5489-6

I.夏… II.夏…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5582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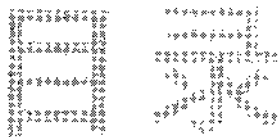
**开 本:** 700×1000 1/16 开

**印 张:** 19.25

**字 数:** 228千字

**定 价:** 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中篇小说

- 好大一对羊 / 1
- 徘徊望云湖 / 38
- 接吻长安街 / 64
- 好大一棵桂花树 / 100
- 飞来的村庄 / 138
- 冰冷的链条 / 185
- 北方、北方 / 222
- 土里的鱼 / 260

# 中篇小说

## 好大一对羊

德山老汉被人从山坡上喊回来的时候，一直懵懵懂懂地搞不清为啥事。当时老汉正弯腰撅腩地刨土，就听见顺生鬼喊呐叫地喊他快回村去，情形就像他家的房子被烧了、娃娃着水淹了样急切。成天面对空无一人的大山，德山老汉也木讷、笨拙成大山了。顺生拽着他的袖子下山来，只知道有个大官要见他，想不清这个大官为啥要见他，也没杀人放火抢东西。想不清也就不想，反正见就是了，管人家见了干啥呢？

才到坡脚，就见到村口的空场上停了十几辆蒙满灰尘的小车。德山老汉是没见过一回小车的，就是大卡车，也是去年到乡政府领救济粮才看

到的。这地方偏僻,走上几十里才见得到一个小小村村,从来没有来过小车的。德山老汉用手摸摸细皮嫩肉的小车,心疼地咂嘴。跑这老远来干啥呢?一山的石头疙瘩,一山的黄土白尘,作践车呢。

村子过年样热闹了。才到村口就听见娃娃些叽叽喳喳的叫声,就见到婆娘些窜来窜去母羊发情样兴奋。村里光秃秃的土墙上,不知什么时候竟贴了几排标语,那标语不是用石灰水写的土黄土黄、霉里霉气的,而是写在鲜亮的红得滴血的红纸上的,那是只有过年贴春联才用的红纸呵。咋个恁个舍得,一大张一大张贴在墙上呢。一个土黄色的村子,因了这儿多鲜红的标语,变得活泛起来,就像婆娘出嫁时才穿上红袄的样子。德山老汉看得眼涩涩地流下许多浊黄的泪来,于是看人也就更模糊了,谁是谁也认不清。

一切都仿佛是做梦似的,德山老汉将眼睛擦得看得清人时,他觉得一切都不真实,似乎是在看电视。他看到他家低矮的土房前,站着一群花花绿绿的电视上的人。男的都穿着西装、穿着夹克、穿着皮鞋;女的都穿着短袖衬衣,扎着皮带,或者穿着裙子,虽然像那小车样都蒙了一层灰,还是天仙样鲜丽。村子灰蒙蒙的,他家泥土春的土房灰蒙蒙的,杂草苫的房顶有多少年了也说不清,风吹雨淋,黑黢黢地恶心。门口那堆作燃料的海堡,平时金贵得很哩,现在黑黢黢地像堆牛屎样戳眼睛。这些光鲜的人往门口一站,房子就丑陋得自己都不忍心看了。德山老汉被村支书扯住,往一人身边引,众人呼啦啦地山潮水涌地向一人涌去。那人个子高高的,身体胖胖的,额头很亮很亮,头发朝后梳去,脸色红润,鼻梁高挺,还是双下巴呢,只是看不清他的眼睛。他戴着一架又宽又大的墨镜,乡场上算命的瞎子戴的那墨镜,比起来就叫人觉得好笑了,像儿童玩具似的。那人脸上是粲粲的葛然的笑,伸出双手,就将他的手捉住了。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道闪光像旱天扯的火闪,把德山老汉惊得七魂出窍,“咔嚓、咔嚓”的声音

响个不停。老汉茫然而站、惊魂未定，又见两台黑糊糊的机器伸出大嘴，在他周围闪个不停。老汉的魂被摄去了，脸木怔怔的，眼里空洞，了无表情。

粗壮得像条牛似的乡长温柔成小媳妇，他说这是地区的刘副专员，从城里风尘仆仆地来看望乡亲们，来扶贫。德山叔，领导没忘记我们呐，你还不感谢。德山老汉头脑里一片空白，不晓得说啥，只一个劲地点头。他腰又驼，越发像鸡啄米了。

德山老汉像块浮柴似的被人拥进屋去。乡长、村支书也忙着招呼大家坐。那屋里有什么可坐的呢？几个草墩，也散了草辫歪歪斜斜地放不稳屁股。乡长迅速地扫描了一下屋里，将一个不算歪斜的草墩抬来请刘副专员坐，刘副专员将外衣交给秘书，刚坐下去就歪了一下，差点跌倒。乡长焦躁，叫人去找凳子，刘副专员用手止了，打消了促膝谈心的念头。就站着说话。问的话都被村干部抢着答了，仿佛这家是他们的，他们比德山老汉还熟悉似的。德山老汉那屋里也真叫人目不忍睹了。那是什么样的屋呵，土春的墙裂了许许多多的口子，最长的一道从墙根裂到墙头，娃娃儿的手都伸得进来。终年的烟熏火燎，屋里黑漆漆的。楼很低，刘副专员高大的身躯往屋里一站，就顶天立地了。那楼其实是些树枝枝搭成的，七翘八凹。屋里只有一个说不清年代缺了一扇柜门的碗柜，靠墙角挖了一个火塘，火塘边用土春了个台阶，就是坐的了。屋不大却空旷开阔，丢个石头也打不到啥的。刘副专员这里瞅瞅、那里摸摸，脸冷得掉得下水来，神色凝重，眼里有了忧伤。屋里人多，但静如亘古。记者们也不敢乱拍乱摄了。刘副专员见火上吊着一个黑漆漆的大吊锅，吊锅里噗噗地冒出一股难闻的说不清什么味儿的气息。他揭开锅，见里面是些黑糊糊的稀泥样的东西，间杂着几个拇指大的洋芋。问是什么东西？德山肚里正饿得咕咕响，这些人不来，或许早已呼噜呼噜咽进几大碗去了。心中不

悦,就没好气,说是晌午饭嘛。刘副专员惊得合不拢嘴,问是用什么煮的。“羊贴根叶。”“啥羊贴根叶?”乡长说路边沟边长的一种叶片很厚的野草,一般是喂猪的。“喂猪的?!”刘副专员很惊愕很气愤:“你们就让群众吃这种野草,群众是猪?”乡长委屈:“这高原山区,一年不是霜冻就是冰雹,地里种啥没啥……”刘副专员恼火:“不要谈客观条件,这些我知道。”说罢起身去看堆在耳房里的粮食。有什么粮食呢?也就是不大的一堆鸡蛋大的洋芋,还有一堆新鲜的芥叶尖,再就是半瓮没碾过的荞子。刘副专员问一年差几个月的粮?德山老汉搓着松皮般的手:“差多少呢?差多少呢?”他茫然地望着大家。乡长说问你呢,差多少说多少。德山老汉甚至羞涩起来:“一年到头都饿着,说啥不清差多少。”刘副专员摘下墨镜转过脸去抹了一下眼睛,他的眼圈有些红了。

刘副专员执意要上楼去看,乡长想劝,见刘副专员愠怒的样子就忍了。所谓楼梯,其实就是两根手臂粗的木杆绑些木棍。人踩上去,吱吱扭扭地叫人提心吊胆。乡长敏捷,先上去了,费了些劲才把刘副专员拉上去。扛摄影机的小伙子差点连人带机跌下来。人还未到楼梯口,一股浓烈的馊臭味扑鼻而来。刘副专员本能地掩鼻,但也只是扬了下手,抓虫子似的。好一阵才看清上面啥也没有,七翘八凹的树枝搭的楼上,铺了一层乱七八糟的山茅草。墙角是一堆渔网似的烂棉絮,一团一团油渣儿似的。乡长说他一家三口睡这儿呢,姑娘十多岁了,也挤着睡。刘副专员没说话,空气沉重凝滞阴郁而惨淡。刘副专员流泪了,浊重的泪水悄然流下脸颊,打得小楼摇摇晃晃。记者刚把镜头对准他,他猛一扭头悄然下了楼梯。

在火塘边,刘副专员一语不发。他将德山老汉的小女儿揽到怀里,说好好读书吧,只有读好书才有出息。他开始搜口袋,将身上的四百多元全交给德山老汉。老汉惶恐得不行,这么多钱,他一生也没摸过,怎么能平

白无故地要人家的钱呢。老汉甚至想人家是不是看中了自己的小女儿，要买去做女儿呢。德山老汉莫名其妙地将小女儿扯回自己身边。木讷呆板的眼里有了惊慌，有了恼怒：“不，不，我不要钱！我不要钱！”乡长看出他的意思，说：“你把钱收下，这是刘副专员的一片心意，帮助你解决生活困难，帮助你脱贫呢！”刘副专员将钱压在德山老汉手掌上，镁光灯扯火闪样闪起来。随同来的人也纷纷将手伸进口袋里……

## 二

刘副专员和德山老汉一家结对子的消息，使大山深处的黑凹村激动兴奋了好一阵子。村子荒寂，平日无事总爱蹲墙根、晒太阳、瞎聊。那几日德山老汉家密密匝匝蹲满山里汉子，婆娘娃娃些挤在门外，探头探脑听他们神聊。每天都有人反复地问刘副专员在他家讲了啥、做了啥，给了多少钱。有人认定刘副专员已收德山的小女儿做干姑娘了，结对子不就是结亲家么，结了亲家不就是亲戚了么？有人问那小伙子肩上扛的是什么玩意，会不会把人的魂摄去？那些穿着花花绿绿衣裳的娘们往小本子上记些啥？德山老汉究竟得了多少钱，有钱不要吃昧心食，拿出来打酒大家吃。德山老汉嘴拙，老也讲不清爽，老也答不明白，急得嘴角淌白沫。德山的婆娘是哑巴，哇啦哇啦地激动着，乱比手势，众人不理她，任她自己去激动，只一叠声地让德山买酒喝。德山忍着心疼买了酒，用土碗盛着喝转转酒，日子节日般喜庆，过年样滋润。就有人说德山的宅基风水好，地气足，早上屋顶冒出的气一团一团地不散，主富贵。不是么，人家副专员多大的官呀，和他结对子了，这对子是随便什么人能结的么。结了对子就是亲戚了，有这样的亲戚，吃喝还用愁么？

德山老汉爱听这样的话，德山老汉觉得浑身舒服，德山老汉觉得腰板

上的劲似乎比过去足了，佝偻的腰也直了许多，眼里的阴郁、呆板也少了许多。那些日子，德山老汉成了全村人的景仰，走到哪里都有人仁仁义义地招呼，不是喊去吃饭，就是喊去喝酒。吃饭必尊他为长，让他坐上座。酒他不喝别人是不敢喝的，菜他不夹别人是不敢夹的，连村支书也尊着他。村支书家杀猪吃泡汤，只请了村长和村小的王眼镜，另外就是他。村支书在吃饭时狠劲地往他碗里夹腰花、夹猪肝，连他的亲家王眼镜也没夹一筷子。村长不断地给他敬酒，像孝敬亲爹样的。末了，俩人夹着他，要他进城去找刘副专员要笔扶贫款子。村里穷得掉得下毛来了，村小烂得像猪圈，村里的浇灌渠早就淤平了。连人吃猪喝的水都要到几里外的小黑箐去挑。村支书说德山大叔吔，这事只有你办得成，乡长去都枉然，你办成了，全村人给你烧头香，给你送匾。德山老汉高兴归高兴，但他是实实在在的憨厚人，自己有几斤几两心中有谱，不敢踩着鼻子上脸。但又不敢回绝村长、支书的情，人家请你吃泡汤为甚，恁好的东西没人吃了？人家尊敬你为甚，过去连正眼也没人看你，现在你人模狗样了，不要让人背后戳肋巴骨骂先人。德山为难地搓手，一脸为难的样子，嘴里哼哼哈哈说不清楚。村长酒已上脸，猛的就发作起来：“德山老汉，你到底去还是不去？不要狗坐轿子不服人尊敬，你为啥和刘副专员结对子，不是我们牵头人家认得你是毡大二哥，现在还拿起架子来了。”德山老汉被村长吵得懵头懵脑的，急出一头的汗水，嘴哆嗦着，“我，我啥时拿架子啦？牛养……马下……才拿架子。”德山老汉委屈得老眼里蒙上一层泪花。老汉才有的点自尊又被村长吵得丝毫不剩。村支书赶紧劝：“顺柱，你咋能这样说呢。你没见德山大叔正在思考咋办呢，就西皮流水说些啥。”眼镜老王也说：“就是，就是，德山大叔咋会看着那些娃娃不管呢，他正想咋去才好呢。”

日子漠漠的，山坡漠漠的，村庄漠漠的，这高原上的荒野，啥也不出，

只出些漫无际涯的卵石和黄黄的尘土，只有无边亘古的寂寥和慢慢流淌的日子。已是春末了，村尾的几棵白杨树还没发芽，坚硬如戟、漆黑如铁的几棵刺老苞树，瘦弱、孤寂地绽几个芽苞。德山老汉在黄土的海洋中有如一座礁盘，定定地在高原黄土的灼热的土浪中刨着没有希望的荒凉。天旱、冷凉、又多霜，这高原大山的顶部，种啥没啥，种啥啥不长。荞子耐寒，洋芋耐寒，粗贱如德山老汉，但荞子、洋芋也难得有好的收成。叶片儿刚出齐，一场霜下来，荞子洋芋嫩绿的叶子，就成枯赤的叶片，手一捻就成粉末，顺手指流下来，连洋芋都没的吃了。但地还得种，德山老汉虽然答应村长去找刘副专员求人情，但节令到了脖嗓眼儿，能丢掉节令么。德山老汉就这样地耐耐心心地刨地、耐耐心心地看着日子从一锄一锄的锄动中流逝。

德山老汉直起软塌塌的腰，他的腰似乎永远没有直起过。他举起手来罩住眼睛，定定地看着远方，看得眼睛酸涩了，渐行渐远直到空无的山地边上什么也没有，他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高原上的荒原太空寂了，有一棵树就会有一棵树的絮语，有一棵草就会有一棵草的叹息。但荒原上只有绵绵不绝的连接远天的卵石，卵石会叹息么？当一阵阵轰隆隆的响声自黄土地的另一端传来时，德山老汉就会莫名其妙地兴奋，当这样的声音渐渐消失时，德山老汉就会莫名其妙地叹息。

德山老汉这次是坚信这种声音是冲自己来的了，他就固执成一株扭曲的残树，定定地朝那地方望去。许久、许久，那声音终于由地下而地上，由混沌而清晰。那声音是一团灰尘，灰尘怪兽般在黄土地上奔突，渐渐地滚落进村里去了。德山老汉毫不犹豫地朝坡下走，他下坡时失去了往日的稳重，连奔带跌、趑趄趑趄走成童年的状态。德山老汉被卵石绊了一跤，膝盖、手掌被擦出血，细碎的沙子嵌了不少在肉里，老汉暴躁地抹抹，又飞嗒嗒地跑。

果然，那车就停在德山家门外的敞地里。老汉认不出车的品牌和好坏，在他眼里凡是会跑的都是好车。那车前有座位后有车厢，车厢上有个木笼，里面竟站着两只羊！德山看着座舱里，隔着茶色玻璃啥也看不见。他觉得胖胖的高高大大的刘副专员正笑咪咪地坐在那里。正凝神，乡长和村长出来。村长说德山大叔，你看啥？我们等你好一阵了。进屋，老汉焦急地问刘专员呢？刘专员呢？德山老汉从来没有这样地思念过一个人，结成对子了，就是一家人了。人家多大的官呀，连乡长见了也低头顺脑的，人家对自己却始终是个笑脸。一辈子狗样卑贱，活到这份上也值了。乡长黑着脸，说刘副专员没来，人家管着几百万人的地区，你以为就像你赶乡场啥时想去啥时去。

德山老汉就失望，肚里掏心掏肺地难受，手上脚上的伤就疼起来，脸色也白起来。前次来，刘副专员给了钱，又交代乡长、村长一定要好好帮他脱贫。人家连口水也没喝，老汉心里一直歉疚着。在村上，老汉见刘副专员爱吃这里的炒面。当时，村里用一个新的雪白的瓷盆抬了一盆满满的炒面来，又有人抬了满满一碗白糖来。村小最漂亮的小刘老师加水放糖搅拌均匀，用秀气的小手捏成团。村长又叫人用新瓷盆盛了清水来，请大家洗手。德山老汉看见提小本本戴眼镜的姑娘、扛机器的小伙洗了一盆又换一盆，心疼得牙齿发酸。那水是从五里外的山管里挑来的呀，起个大早，一早上也就是挑一挑水。村小小刘老师最先将捏成团的炒面递给刘副专员，刘副专员吃得很开心，胖胖的腮帮子更胖了，一鼓一鼓地叫老汉心疼。德山老汉认定刘副专员爱吃炒面，暗暗下了决心要做一袋最好最好的炒面送给刘副专员。

德山老汉手温热温热的，他想起了刘副专员握过他的手。德山老汉想起压在他手上的钱，更忘不了刘副专员说的我们结成帮扶对子，你的贫困就是我的贫困。你不脱贫，我的心就不安的话。德山老汉更忘不了那

张帮扶表,上面还有刘副专员红朗朗的章。德山老汉一辈子没用过章,他用大拇指蘸了鲜红的印色一按,这一按,他的魂就永远按在那张白白的表上了。

然而,刘副专员没有来。

德山老汉自然失望,他瞅瞅那袋悬在梁上的炒面,连口袋也是新买了白布做的呢。

乡长说德山大叔,你别瞎张罗了。我进城去开会,刘副专员买了外国高级羊送给你,这是两只珍贵品种的羊。县畜牧局也只有几对,值得得很呵!你一定要把这两只羊喂好。记住,只能喂好,不能喂坏;只能喂多,不能喂少!这是政治任务,在山区要脱贫,只能发展羊子。刘副专员不放心,叫我随时将情况向他汇报呢。

随行来的人将羊子从车上抬下来了。两只羊个头好大哟,羊角弯弯的,嘴唇粉红而娇嫩,眼睛外国人似的凹而蓝,蓝得深邃。羊身上的毛白得耀眼,没有一根杂毛,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像山区的土羊,羊屎疙瘩、污泥粪草糊满一身,眼角上永远糊着眼屎,瘦骨伶仃。这外国羊咋像外国人那样高大,站着有人的腰高,神情傲慢而冷漠悲哀,像被流放的贵族。这么高贵的羊使德山老汉一下子卑怯起来,紧张起来,这羊,能养好么?就像人家白白胖胖的外国人,叫人家住茅屋吃苦荞粑吃烧洋芋,能壮么?

乡上的牲畜站兽医按乡长的吩咐向德山老汉交代:这羊是美奥利羊,以美国奥霜羊为父本,以法国达利羊为母本繁殖而成,羊毛细度为66~77支,体侧净毛率99%,净毛量15公斤,体侧部毛丝自然长度30厘米左右……德山老汉听得脑壳胀大,手脚抽筋。乡长烦躁,对畜牧兽医吼道:“好了,好了,你不要孔夫子的鸡巴文绉绉的了。你讲的我都记不得,不要说德山老汉了。你讲点通俗好记的,咋个才喂得好这羊的经验,让老汉照

着去做。”年轻的畜医脸腾地红了，口变迟钝了：春季牧草枯荣交替，气温寒未去，要选择背风暖和的地方，要做到顶风出牧顺风归，多吃嫩草少跑路，要给羊加钙，要给羊补体，黄豆面、红糖水、麦麸子搅拌在一起，早晚各喂一次；夏季要抓青，要做到顶风背太阳，抓腰勤灭虻，多洗澡、多梳毛、多饮水，水要清洁，加碘加盐……德山老汉听得一身起疙瘩，额上的冷汗渗了一层又一层，我的妈呀，这不是养羊是养爹了。我爹活着还没这样精细呢，这羊，能喂好么？！

那两只外国羊望着他，公的那只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像村上的青光眼刘瞎子。母的那只蓝眼仁多白眼仁少，像以前下放来的一个资本家的姨太太。它们眼里竟然都有鄙夷的神色，德山不懂这个词，但看出了看不起他的意思。心里忿忿：日你洋先人，老子管你土的洋的，该吃干草一样吃干草，有毳啥了不得的。

乡长焦躁起来，不要念你的经了，将羊子交给德山大叔，喂好喂坏，喂胖喂瘦，喂了生儿带崽两个变成五个、五个变成十个就行，增加效益、改变贫困面貌就行。但有一句话德山大叔你要牢牢记住，这是政治任务。你是刘副专员结的脱贫对子，喂出问题刘副专员的脸往哪里搁，我们对得起刘副专员么？德山大叔，这羊值一千五六百元哪，是刘副专员用工资买的……

德山老汉的心猛地坠下去了，他感到一阵晕眩，飘飘忽忽虚弱。他感到这两只羊压在他肩上背上，比父母妻儿还要沉重。他的腰更佝偻了，背更驼了。

乡上的人还从车上拿来一大包衣服，是刘副专员一家捐给他家的衣物，长的短的，衣裤、裙子啥都有，五颜六色、五彩缤纷，老汉把个浊眼看得清纯了，一股暖流轰隆隆淌过，这刘副专员呐……但心里更沉重了。

乡长他们要走，村长从背后踢了德山老汉一脚。老汉突然想起村长

交代多次的任务,急忙拽住乡长的袖子:“乡长,我想搭车进趟城。”“进城干啥?”“找刘副专员要笔款。”“要款?你不要丢底现形了,才送你羊子又要去要?”“不,不,是村上要的。”“周顺柱,给是你叫德山大叔去要钱?不要耍这些小聪明了。要你自己去要,德山大叔去要钱你帮他喂好羊子?”村长不敢吭气。望着乡长已上车,才愤愤地说,你以为我不敢去,你时常往刘副专员家里跑,谁不知道你的小九九。

德山老汉解下悬在梁上的那袋炒面,追出去,就只见一团黄尘土早已滚去很远、很远。

老汉眼里有了泪水。

### 三

德山老汉才在坡上锄一会儿地,村长顺柱又火烧房子样在坡下鬼喊呐叫:“德山大叔,你快回来,听见没有?你快回来,有急事哩。”德山老汉焦躁,这是咋啦,不让人活了。这些日子都绑在羊身上,一天围着羊转,养子、洋芋该锄二遍了,却连一遍也没锄。才上坡,又有事了。

村长摸着羊身子,一寸一寸地摸,比摸他媳妇还耐心。“大叔咂,这羊瘦了,在跌膘!”村长细细心从羊身上拈草屑:“大叔咂,羊咋个恁脏,白毛变黄毛了。”德山老汉一肚子委屈,瘦,这也叫瘦?一天几次比人还吃得好,还瘦!脏,这还叫脏?自己的小姑娘长恁大还没跟她梳过一次头,这羊哪天没给它梳毛。羊喂到这样金贵,我老汉一生人也算开眼界了。

摸完羊,村长火烧屁股样说:“大叔,过几天记者要来采访羊,不,采访你。刘副专员在报上写了发展山区经济要走以养羊为主的畜牧业路子的文章。记者鼻子是狗鼻子,也不知道咋个晓得刘副专员买了外国优良羊送你的消息,要下来采访。乡长这狗日的一天打几次电话来,说要做好准

备工作,出了差错由我负责。大叔吧,你养羊,我闻腥,这鸡巴村长没啥干头。但这事千万马虎不得,千万千万出不得差错。”

德山老汉在心里嘀咕,还敢出差错哩,对这外国贵重羊真正比对爹还孝顺了。村里的羊圈,都是在房子外头,老汉不敢让羊冻着。不晓得这外国杂种脾性,村小的最漂亮最有知识的小刘老师说人家外国的羊圈有恒温设备哩,老汉老是搞不懂啥是恒温猪圈的,小刘老师说就是保持一定的温度,老汉仍不懂。小刘老师说你把圈砌在屋里、燃起火,火由小到大,看羊在大火、中火、小火里哪种最舒服就得了。德山老汉倒吸了一口凉气,笼火给羊烤!这是他活到六十岁才听说过的事。这高寒、冷凉的山区,草都长不好树更长不出,多少年了都烧海堡。这海堡要到老远老远的海边去挖去挑,拉一车海堡要几天工夫。海堡不经烧,就是些草根根和着黑泥浆变成的嘛,一火塘海堡要不了多少时辰就变成轻轻飘飘的白灰了。高原山区的人家,连吃的都恨不得生吃了,还舍得烧海堡烤火。天一黑,一家人钻在一起,抖抖索索混到天亮。

圈是得砌的,这老高山区的夜晚,白霜一层一层降下来,连养子、洋芋的叶子都会变成枯赤的蜷缩的干叶子,手一捻就成灰。本地羊世代代整惯了,挤在外面的圈还过得去,但冬天都要冻死好些。这金贵的外国爷们娘们不冻死才怪呢。德山老汉下决心砌圈。没有材料,把隔墙拆掉,拌土和泥,老伴啾里哇啦乱激动,拌泥拌得起劲,小女儿喜欢这高大漂亮的羊子,仿佛和外国小朋友交了朋友似的,一会儿搂着母羊的脖子,一会儿给羊搔痒,恨不得跟羊亲嘴。

忙乎了一天,圈砌好了。小女儿把圈扫得干干净净的,怕土墙脏,又去村上的杂货铺买了几个纸盒,拆开、钉在土墙上。没有干净的垫草,去跟村长家要,村长倒大方,叫拿就是。村长老婆叽里咕噜地不高兴:喂得起羊子打不起草,我们又不是哪个大官的三亲六戚,人家又没给钱又没给